

衛輝府志卷四十六

藝文

記二

明黎淳汲縣重修儒學記

人君植綱常以建民極傳豐亨泰寧之治於百千萬年所以作新表率引掖勸導之方亦惟賴學校爲之根本也學校之隆替視有司之勤惰比數年來詔旨丁寧簡懋諄切然或連數十城無絃誦聲必其司牧者乏人而師道曠焉其或一二庠序子衿雲集登賢能書者歲藹藹彙征必有良師帥暨賢博士爲之興教化以成就之矣魯作泮宮詩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六

記二

一

人誦之蜀起學舍俗尚文雅豈無自而然哉汲爲縣附郭衛郡舊有學在縣治西隅隘陋岑寂非陶英俊之所國初詔遷學於東北隅卽三皇廟舊基爲之易飾故宇建大成殿三楹宰邑者委而不葺禮闕教踈前之勸駕於郡者亦鮮有聞天順己卯秋廣平盧侯廷瑞來爲牧始至釋奠於先師顧瞻頽敝慨然有興舉之意聞屬訓導史昱崇學以樹綱常維世教乃吾屬職分所當然者今汲庠廢壞乃爾何以宣德意妥聖靈用塞吾責乎於是捐已俸一年爲倡繼佐官屬悉來贊襄師儒弟子咸願助役下至耆民義皆樂於趨赴伐石治鐵陶甃市材百工信度羣費咸備

頽敝者並手偕作首葺大成殿規恢復制而一新之次建東西廊廡及內之大成門外之櫺星門并齋舍饌堂整備如制增飾聖賢像貌完補祭器環植樹木繚以周垣凡豎屋七十餘棟費鎊幣七萬五千四百緡經始於癸未八月十一日落成於是年十月二十日宏麗尊嚴觀者起敬回視 作巍巍乎不可逮矣學宮旣崇侯乃寬徭役豐餼廩簡進民間之俊秀而督勵朝夕撞鐘擊鼓絃誦洋洋士之歌 鳴與計偕者權輿乎此其盛矣哉明年春訓導史昱移書來 記惟古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士君子惟患其無地以講明綱常之道用淑其身推於人焉今爾汲幸而

際會聖明之世八表清和無干戈水患爲民疾苦又幸而獲賢令長開大禮法之場宣明教化納爾於善道則凡藏焉修焉息焉遊焉諸有事於斯者可不皆知所務乎夫禮重師嚴民知敬學易端養蒙聖功伊始繼今坐鱣堂而設科者端肅表儀傳道授業陶鑄此綱常使不出範模之內是師所以善教者在此也立雪門而執經者尊奉訓詞遜志時敏身體此綱常使不越規矩之外是弟子所以善學者在此也至於風靡庶草波潤一方凡人士之汲產者闔境環繞而內向又皆觀感興讓知綱常爲已

違 四方所以化成者亦在此也則斯舉也

者酌古準今必先民事而後神事緩急攸存也侯尹淇也  
三箴禋身三月報政民事舉矣 邪翼正起頽飭賁神事  
修矣且帑不出官役不動衆一役而衆務兼收非素具經  
濟幹旋之洪猷者能若是耶使後之瞻宇修誠者雅動蓁  
竹之歌託處緬懷者丕宣寶筵之詠聚奎壁於朝歌羅俎  
豆於奠所杏搖朗月芹撒清風士氣頓揚文運烜赫上慰  
睿聖在天之靈下答輿情率土之仰繫誰之功也古有毀  
淫祠而表先哲者猶馨香人口視侯何如耶侯名尙實字  
子虛號養虛上黨故家藝林名士行將油油然起而置諸  
鉅地其翊世事業又不止於斯焉也矣外而倡義襄事者  
綜以汚石者逐客八十二翁郡人毛麟之也

明宋訥滑縣修學記

斯道之在天下不以治而存亂而亡也惟其行於世故必  
託諸人昔聖王之作民君師設官分職立政立教以長以  
治蓋欲明斯道於天下託於人而行於世焉其爲教也因  
人性固有者以導之又慮其間有由而不知爰設學校擇  
民之俊秀以教之雖 以六藝亦莫不因其固有之善而  
發明之未始有務於外也則人倫明王道行此先王教化  
之澤所以爲盛後之王天下者自京師而郡縣建學必託

於宣聖者蓋祖述憲章之功爲大廟學之修萬世不可廢也聖天子簡在帝心肇造區夏推天地父母斯民之心崇儒興學以順民之恒性自國學達於郡邑鄉校其爲教悉本古者小學大學之法故天下翕然而向風滑以州改縣實惟河朔文明之地厄於元季兵燹學廢廟存皇明洪武戊申職州治者適爾一新而規模卑狹淺陋荒穢不除過者爲之興嘆甲寅秋金華諸仲仁來知縣事旣舉其職謁拜廟下慨念學校廢弛思有以修之乙卯春始構肄業之齋撤舊爲新右曰存仁左曰立禮而學有可觀者焉丙辰秋建東西廡於廟兩序列繪諸賢且造神主以祀之又念受

業之堂弗稱不足以聳人之瞻視乃謀改作己未春捐俸勸義哀財集工擴其北而大之梁棟傍引丹碧輝映宏壯深邃始與廟稱判簿崔君景文亦嘗協心贊之前後制作凡二十有八楹繚以宮牆儼如也是歲四月之朔學訓導于彬里學師張善遣諸生持狀走予里且致彬之言曰侯施惠於滑者甚厚邑大夫士庶咸願賜文以紀侯之功使滑之爲士者知名教之所在禮義之當尊修其孝弟忠信其細民如風行草偃胥勸尊君親上不其偉歟訥聞其語有風化欲辭而不敢者有二焉皇上興學之制刻諸石其所以嘉惠後學勸勵長養以風天下者旣如此之重賢侯

治滑之政又能重修廟學振起儒風不負朝廷論選之  
而克盡承宣之責者復如此之備是宜有記勸懲將來  
呼建學立師非但發明前聖之道實所以作養當代之材  
爲師爲弟子使學問見之於踐履文教施之於政事則聖  
賢明體適用之學於是乎在而文風丕變人材輩出起而  
輔一代雍熙之治亦豈外是而他求此又訥有望於滑之  
士也

明劉健獲嘉縣重修廟學記

方今天下之制凡府州縣必有學學必有廟肖孔子及羣  
賢之像而祀之蓋學之歸在於明道孔子自羲農以來道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六

記二

七

之大備者也祀孔子於學使吾徒有所瞻依所以示進修  
之歸敦風化之源也衛輝府獲嘉縣廟學歲久且壞餘姚  
吳君裕知縣事三年乃克次第新之廟自大成殿而下東  
西廡神之廚庫櫺星戟門以楹計凡二十八學自明倫堂  
而下東西齋退省會饌堂觀德收糧亭及諸生之號廚庫  
之舍以楹計凡六十既成以嘗出予門下書來徵記學在  
縣之西北隅蓋宋元以來舊址入 國朝洪武三年知縣  
事熊君邦基始闢灰燼重建之自後知縣事者若劉君信  
薛君良邢君表鄭君福皆有興作然不過補其敝漏而已  
至吳君相其地之吉乃移北舊址十丈許悉撤舊爲新煥

然有加計其工可謂大矣吳君成化壬寅來知縣事而學之新以甲辰三月其成以丙午四月方是時瀕河之南北民大饑道殣相望傍縣之吏奔走旦暮民猶以饑告而吳君從容舉此大役事集而民不勞語其時又可謂難矣然嘗詢之縣人而知其故凡今郡縣吏於興作輒因之有所竊取否則昧於付託而見竊於人大率施於工役者十之四五耳吳君自始至謁廟卽以興廢墜爲己任積其公私之羨餘凡再踰年且市材陶甓鳩工之事皆擇胥徒之廉謹者付之無絲毫乾沒宜其舉此大役於饑歉之時而無難也吳君字天宏成化辛丑進士繫籍京師所交遊盡天

下名士夙有抱負其在獲嘉善政甚多而首新廟學示諸生以進修之歸用敦風化之源尤爲可書而一時僚窠若縣丞孫君懋李君鐸文君翰主簿趙君徵劉君泰典史王君貫實相左右贊成其事故併書之以示夫後之爲縣者明袁和滑令鐘公羽正均瓦岡田記

上庚辰春益都鐘令君成進士是年六月分符得滑滑古東郡地於今日爲畿輔巖邑每歲錢穀當廣武軍什之九然田地沙礫沮洳者强半遑元封建始 河一再決至今天子浮馬沉璧羣臣從官自將軍而下皆負薪圖塞訖無成功灌四郡三十二縣水居地十五萬餘頃沒官民廬舍

四萬所有奇因徙而南瓦岡當河衝流之處洪波一經極目飛沙地之礲也所從來矣司計者不別地品執一切法徵賦民病滋益極土九年詔計臣疆理宇內更其籍令有司履畝經野計日告成能事者慶不然者讓諸郡國守令謂故籍俱存亡假紛更且畿輔多枕山帶河非采阻則礲确主者何所措手於時申令不啻三五獨令君無難色以身任之曰是在法非法何經絜爲令布告都鄙而曰法立矣是在人里舉公八人爲直習事者職分職書職算佐之已來百執事於庭而矢以勤曰與我共此者惟百執事之良毋柱橈毋逡巡毋官毋反毋來毋賄毋作姦毋充

口腹而傳食不用命者罪無赦矢畢乃以其身爲百執事先策馬行部稽核其實讐者籍勿更不創勿籍分土之宜別土之品令任土任賦田最下者設加畝法仍寬其租稅蓋緣有關土無增糧明詔赫然其奉揚德意若此歷三閱月而役始竣再閱年而地一新沙鹺可耕游惰可農國課可供流移可還民可殷富趙魏之間滑稱極治臺使者廉其狀上書曰荒度土功祇承帝命無如東郡侯賢上曰俞惟茲均田廣朕德時乃功懋哉用簡在王庭作朕耳目命下果以諸治最補諫垣滑父老議留不可乃胥君

我曩有詔均田此固聖天子嘉惠元元至意

据籌畫者亦甚勤勞矣倘當日少不注念吾屬 無  
今日無已貞之珉俾吾屬常在詹晷間可乎乃紹介  
人倫生屬不佞受事謂余曾令星垣瓦岡去垣不一舍  
近令君之政余得之口碑者多也今日之詞余宜爲政袁  
子曰余蓋數過瓦岡 鍾令君均田之役云入其疆域稽  
厥規度至徽懿矣後有作者無能更楷諸父老子弟以七  
尺之石當七仞之堂國士紀之國工勒之國人誦而思之  
竟彼其報孰與尸祝者多於戲召南之詠襄陽之碑皆是  
物也何言俎豆哉令君諱羽正字淑濂別號龍源官吏科  
都給事中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六

記二

十

明張翰白雲茅屋記

余嘗讀羔羊之詩蓋思節儉正直之風後世不可及云載  
誦衡門考槃諸篇想見賢達高舉遠引悠悠泌水陵阿充  
然自得視世所謂富貴利達何啻敝屣乃知委蛇安適非  
由意襲碩人寬廣之懷其施於在位猶昔也滑臺宋先生  
當元季衰亂掛冠歸隱築室瓠子堤上修明性命之學根  
極天人之奧彼其瞻睇行雲綢繆茅宇胸襟灑灑直若與  
造物者動游而靜俱故自題其軒曰白雲茅屋旨哉無心  
之高蹈達人昭曠之遐思也值皇明更化詔詣公車負  
簪筆出入禁垣傳經下幃陶鎔胄子高皇帝聖哲知人

東門告圯啟閉之菑孰不我覲侯曰噫嘻斯 之  
匱篋見毀龜玉以偷爰召耆艾爰訓爰謀敬爾鍾畚郭爾  
有家京臺既起飛甍既會積會積石鏘鏘威儀搃此羯鼓  
建彼雲旗百城之特萬里無外康衢井井秉天暉暉飲酒  
謔笑樂此喬關孰能爲是介帝惟蕃孫公泰宇億萬斯年  
明劉翊衛輝府修建廟學記

國家化民成俗教學爲先則廟學之設亦既重矣當太祖  
皇帝受天成命奄有萬方既戢武功設敷文教自京師  
以達於天下郡邑罔不建學立師蓋致治之本在是也歷  
四宗相承前後一揆今值天子在位十六載明詔屢下責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六

記二

十三

成學校是故師生有常員教育有常法又特設憲臣以督  
之士生今日何其幸歟衛輝府學舊在城內東南隅建於  
元至元間逮至國朝洪武初嘗有繕治之者無非因舊然  
垂百年矣日就敝壞成化丙戌代郡趙公文博來守是邦  
謁祀廟庭大以摧壓爲懼慨然思一新之設法市材卜吉  
鳩工首建大成殿從祀廡櫺星門戟門明倫之堂授業之  
齋休息有所膳食有廬及籩豆琴瑟器一一具舉戊子文  
安邢公表嗣文博守茲郡卽其所未成者成之肖聖賢像  
百二十有四鑿木爲龕治鐵爲鑪瓶章施如制辛卯東  
魯徐公昌來蒞教授事以諸生燕息之舍敞且少又以

尊經閣爲兵燹所廢預節縮公用得銀幾七十兩狀自於  
巡撫都御史張公瑄提學副使陳公選請修復之瑄俾同  
知張公謙董其事選俾表修諸生舍分遺以前銀謙表以  
所費當不止此又令屬邑勸募富者出資相助而功乃成  
閣高凡四丈圍十四丈八尺選更日敷教號舍舊二十間  
茲倍之昌於學之巽隅築土爲臺建后土祠又以殿東隙  
地建文昌祠先是學宮未有門至是鼎建之計其功始於  
乙未之春訖於明年之冬廟學輪奐規制宏敞一洗前陋  
自是而后諸生相繼登科不乏或謂由於改造得風水之  
妙此吾儒不道也昌具始末徵言紀其盛夫人君之致治

本於道而道具於聖賢載於書學校師生讀書造道之地  
書之所載如太公望丹書之戒甯武子亂邦之愚公叔之  
文史魚之直蘧伯玉之知非端木賜之言語卜商之學高  
柴之孝八大賢者皆衛人也或自見於當時或親炙於聖  
人具於已形於言皆弗畔乎道若師生所素究者而其風  
流勝蹟固素有以歆動其鄉之後人苟能卽鄉先賢以求  
聖人之所謂道卽四書以求夫六籍百子之所謂書循序  
而進持之以誠而積之以久有弗至於道吾弗信也翌時  
出用必能副合夫國家以道治天下之意而於建學立師  
之舉爲光焉衛之良守一郡博士不惜累歲締造之勞

其亦有望於茲乎二三子勗之哉爰以茲言鑱諸石以告學者

明劉健百泉書院記

蘓門山麓衛水發源泉脉仰出者以百數故其地名百泉東南距輝縣治七里境擅幽勝晉孫登宋康節邵子元魯齋許氏姚樞氏竇默氏皆嘗遊寓於此而邵子寓此尤久時李之才攝令共城因傳其數學以重當時而名後世於是百泉之名始著書院之建則始於河南提學僉憲吳君伯通吳君病時流學務枝葉不根理致嘗白巡撫都憲李公衍建四書院於河南境內以祀前賢而勵後進百泉其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六

記二

十五

一也初議專祠邵子旣而更議祀宋濂溪周子邵子司馬溫公明道伊川兩程子橫渠張子晦庵朱子南軒張氏東萊呂氏元魯齋許氏凡十賢以姚樞竇默二氏配議旣定乃檄衛守張君謙營財費輝縣丞孫樊庠生張德秀等董工役以成化庚子四月始事至壬寅三月畢工凡爲屋三重爲楹六十有二扁其前曰先賢祠中曰講道堂左右爲齋凡八後曰主敬堂爲齋凡四合扁之曰百泉書院乃選庠生之秀敏者數十人肄業其中吳君親爲之定教條每行部至輒率守令督課焉未幾吳君以憂張君以致仕相繼去而李公亦入爲戶部侍郎今提學僉憲石君淮衛守張

君咨所以督課之者視昔益嚴又規置旁近常稔田若干頃爲之瞻石君且謂斯舉不可無所述乃白今巡撫都憲趙公文博因憲副胡君謐考績之來徵余爲記余方與館閣諸君論程邵之學因謂胡君曰邵子深探物理妙悟神契不爽錙銖至於今雖田夫野老皆熟其名字專祀之百泉固無不可然余嘗反復其遺言之妙其爲詩曰一陽初動處萬物未生時爲書曰一動一靜之間者天地之至妙至妙者歟似未免指氣之初動茫昧未形者以爲理方之孔子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程子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蓋有間矣書院之建欲使學者究極本源上泝堯舜以來相傳之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六

記二

十六

正脉豈可以周程張朱數子未嘗至其地而不之祀也諸公之祀議始欲專而終不果意者或有在於此乎胡君浙水名士嘗提學山西有盛譽聞余言極以爲是余旣爲序其荆建之顛末歲月故併著此說於後使其學者或有取焉以不昧於所從亦庶幾書院講學之一助也

明蕭良有重修比干廟記

余讀史至般少師比干死事而惻然悲之也夫仁固有不  
必以殺身成節固有不  
必以殉生著者惟其心焉止耳必  
以殺身成仁殉生著節也若比干者可悲哉可悲哉李氏  
子之說曰微子去之利而不貞比干諫而死貞而不利

蘓明允亦云儀秦者有其術無其心比干者有其心無其術甚哉其說之憊也此說行世乃有以私心疑干者曰微箕不均貴戚乎可以去則去可以奴則奴計不出此而輕以片言觸禍無益人國祇貽其主以殺直臣之名過矣惡是何言也是何言也此又與於偷生惜死爲人臣而懷二心之甚者也夫臣同也 疎戚殊爵同也而委任殊時同也而彼此先後殊可執一校邪殷德且衰獨夫正稔情關休戚身繫安危當是時所恃者獨三子耳微而去以慮宗社箕而奴以圖後功干不以此時極諫而安所慮且圖哉諫干職也亦干意也諫而死非干所知也及其怒出不測禍

成剖心干以爲吾得死所然猶覬夫天 厭殷紂或悔禍憊然而悟悟而改蓋愆增美吾且含笑九泉一死庸傷乎卽不然昌言論列慷慨就義庶幾哉有面目見六七君地下故夫比干之心所以異於人者非七竅之異異乎偷生異乎惜死異乎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古之時有貞而不利者伯宗是已有有其心無其術者鬻拳是已有貽其君殺直臣之名者洩冶是已干若是班乎嗟嗟宇宙萬形斯須磨滅所恃以蔽天壤貫日星愈久而彌章者獨此爲子死孝爲臣死忠一念耳比干以前仗節死義之士靡得而記比干而後彰彰較著者若屈左徒死楚伍相國死吳岳

將軍文丞相死宋于肅愍楊忠愍死於昭代雖其遇闇遭讒抗疏任事不必同其心可以蔽天壤貫日星一也而余周覽寓內諸君子粉榆故里率有祠 聖爽塏歲時瞻拜烈氣凜凜如生表義槩於九泉示芳規於百世而干墓在衛輝郡汲縣距縣署廿里而近其廟貌獨荒頽不可目蓋自魏孝文肇之唐太宗新之我國家正統宏治嘉靖間再葺之今且百年毋乃世代遼遠未遑興廢守土之臣庸得辭其責乎萬歷四年太守潞安暴君取前後詞人文藝哀刻成篇名曰精忠錄用意斯以勤矣後十年而太守紹興周君睹廟址嘆曰譬則世族然環堵蕭蕭不蔽風雨則何

以文獻爲而又會歲大侵道殣相望君又慨然思曰興營役以揀荒古之人非歟於是請於當道亟下令伐材 磬石庀經費計傭直民歡趨惟恐後是歲饑而不害夫干也不能以其言悟闇主而數千載之後猶能以其靈活瑣尾小民於萬一不亦愉快哉君子謂周君此舉可以觀政矣廟之中爲殿爲門爲廊爲齋堂者若干楹一撤而新之內外周垣以丈計者七百悉易土以石費取諸歲餘祭銀并捐助者經始於乙酉之春落成於丁亥之秋周君名思宸別號敬吾浙之餘姚世家學隆慶辛未進士餘各因事有勞者具在碑陰不具書余既記之復系以辭辭曰商家末造

降荒獨夫播惡將淪亡貴戚三仁邦之良宏濟時  
慨慷微兮抱器歸傍徨箕也隱忍甘祥狂少師曰自獻先  
王讜言脫口身用傷明年牧野殺伐張剖心非痛痛亡商  
心則剖兮名則芳獨憐祠宇成荒涼卓哉周侯守是邦感  
慨歎歎爲構堂人孰無死死綱常泰山鴻毛疇可量叟叟  
三說疇爲倡井蛙夏蟲空望洋廟貌煌煌史勒章周鼎商  
彝誰久長

明崔銑衛輝府景武堂記

凡器可以寓道儆心而提身君子必置名昔衛武公耄矣  
國人稱之曰睿聖然猶輿規宁典几諫寢箴夫人一日而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六

記二

十九

亡乎戒則有廢事罔念之數則目之曰狂故君子之心恒  
惕惕嘉靖壬辰定原呂侯幼通自秋官郎中來莅汲郡嚴  
威敏修又起頽飭賁大備邦侯之彝名其署後燕息之堂  
曰景武卽其地產以勵志因其遺思以示軌其僚孫君并  
致其僚王君錢君之意來問記夫周自文公之誥不作洙  
泗之書未登土知服習典憲然鮮窺大道之原及曾子孔  
思述夫子而大學中庸成用教萬世之爲帝者爲卿大夫  
者爲士者其括曰慎獨予讀詩至抑之篇武公之業亦云  
富而新矣懼愧於屋漏致省於神格則心學乃先洙泗而  
興夫心之神氣之英也性之不可窮也阨乎惚乎厥中則

矩乎準乎厥運罔象是故不俟人之指視自覺其非不師之啟迪自悟其幾知皆由此而宏之涵而闢鬱而明則內有攝而事有綱漸以畢天下能事故曰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下何思何慮呂侯抗志宏才其伯父九川子道甫其師呂涇野仲木今之爲曾思者故呂侯德夙成而政有卓也夫

明崔銑重修百泉書院記

百泉之有書院自副使吳公伯通始也百泉出蘓門之麓古之避地者多居之孫登以默邵子以易許氏以教姚氏竇氏以功吳公合而祀之吳公明朱學 祀朱子而遡之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六

記二

二十

至周子及其友南軒作齋與室以居諸生之來者後副使車公璽增祀先聖羣賢降而配食今 四紀書院殆廢正德庚辰知府翟君至以清嚴治衛事明作而民安乃大有慨於斯議修之御史見而謂之曰是弗可緩也已參政僉事奉約也惟謹副使來試士又言之御史風裁奕奕參政僉事協政意在惜費字民獨於是役不吝也知府發帑贏財市材易甃檄下知輝縣李傑肇事推官楊惠來責工知府又作樓三楹於思賢亭後樹表廣塗復地之隱於豪右者六十畝房六間以旣稟諸生焉於乎斯役也可繹也夫昔宏治中士尚文畏義有司重學文章炳然可誦述矣正

德初卽遭劉瑾之虐威劫賄成士氣索然已而薊盜中橫邊警川寇數年並發當是時仕者齷齪自守以待代不卽薙民獵金以幸遷官學漸毀公廩不續學官奉空腹而臥士或易衣而行野多退士而悲憤幽楚之辭作故宗藩起變舊臣逸人不耻黨逆寧以廝養彬以武弁親待帷幄以天下爲貨而市之且弋之何則人忘學而惟見利故也今大君作矣盡去其舊而新是圖舍士則亡所於藉也然而聖人之不生久矣莫之折衷故人肆其言夫古可學也而滯於迹今可通也而流於簡下學或拘於淺徑而上達者或蕩檢踰閑故詞繁而經名而實亡異端不起於是乎孟子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六

記二

二十一

曰萬物皆備於我矣含而潛之者仁也裁而宜之者義也仁且義又烏有四者之失乎御史汪氏名淵叅政陶氏名照副使王氏名韋僉事翟氏名瓚曰鵬者知府也是役也吾聞諸金教諭廷貴云明年改元曰嘉靖也

明崔銑殷三仁祠記

昔商季有仁人三咸以至戚而見疏且刻淇故殷墟也故多有三仁迹然未有祠明正德末淇民李深有志創爲以費不給止旣而山東劉金來令淇知深之志迺請於都御史湖南何公而允閱月作屋三楹而深內其田一夫以供祀事嘉靖改元秋何公按部至淇進深而禮之舉於公而

表門已修祭於祠弗說曰古云報祠稱德三仁居斯弗可言稱將謂神其寧否蕩民冒老釋且宏居師巫崇淫鬼以誑民皆屋之何撤彼大此乃協爨典因詢其可率者僉以推官徐謹對適祠外有官田命垣之毀廟取材民競獻力門以崇殿殿以先寢左右各有翼室於是淇士奮然曰三仁者斯隅之產望諸萬世生其地者當興矣淇民奮然曰深一夫耳而顧禮於巨公我其非夫歟況其力田敦行公其胡棄我孔子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也草何公薄示表而興者祁祁何公直諫而權幸厄之不懼功丕著於省府不伐其治豫也嚴恩繳式亡冤夫亡畫政是故有不動動斯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六

記二

二十二

應矣夫政豈聲色而已太史銑在鄴聞之其協事者叅政鮑公而下之名氏俱列於碑陰

明李夢陽重修嘯臺記

跡者因乎彰者也思者追乎實者也永者存乎繼者也激者本乎風者也故觀人以彰可以識世思而永之政之繫也然不激不著著無定形視施以明顯默拔微斯其政矣而御史許君按縣還也則謂予曰吾北遊蘇門蓋登孫登臺恍若見其人徘徊焉若聆厥嘯予曰思哉許君曰臺圯予令修焉已爲祠祀登於臺北予曰永哉自是有章乎然厥施繫焉又激揚之臣也風斯行矣夫孫登者晉之賤丈夫也無妻

子屬云而棲其邑北山土穴內是蘓門之山也乃其人夏  
草衣冬而被髮自覆至微未不足述而史氏則稱之曰登  
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恚怒人或投之水中欲觀其怒登  
既出便大笑然登不欲言阮籍嘗候之既見與語登不應  
籍退至山半聞有聲若鸞鳳音焉則其嘯也又稽康從登  
遊三年問終不答康別去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火生  
而有光而不用其光人生而有才而 用其才故用光在乎得  
薪所以保其耀用才在乎識真所以全其年言如斯而已  
若登者誠何如人哉語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故人患在  
無實譽不必顯晦不必微實斯思思斯永矣故登者非赫

赫聞者也非有河上公之授經龐鹿門之耦耕非如陶隱  
君巖處而朝議淵明嗜酒苦詩也逃汙而潔我隨安卑而  
尊我追含之而見者不謂其無峻絕而當時不以爲傲苦  
約而天下不以爲矯故過其里者思其臺登其臺者若見  
其人徘徊焉若聆厥嘯焉祠之若靡之之永也斯非實之  
明效哉孔子曰邦無道其默足以容世之不幸莫大於使  
人默予故曰觀人以彰可以識世蓋言晉也亦謂登非徒默  
者也世不可以使人默亦不可使人不默何也溺於顯則  
廉耻之道喪廉耻喪則政壞政壞則風不激故風者生於  
政者也政視其施思而永之必實焉彰此激揚之先也許

君得之矣夫稽康者亦晉之聞者也乃卒不免於刑 其  
詩曰昔慚柳下今愧孫登鳥獸之見畢弋莫不 飛疾走者  
知二者禍已也及冥於所欲鮮有能免焉者見欲而不見  
禍也故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乃人自不必絕妻子汙埋  
如登也能如河上公諸人自足免於世矣然而罕焉豈以  
激之者寡耶乃今人非惟不之激顧悻悻曰風奚益於世  
詎不大可詫也哉知縣趙鉞曰嘯臺傍有思親聚遠二亭  
百泉南有穉翠亭咸圯監察公曰咸復焉然取之餘材  
咸無擾於官民又曰是役也按察僉事劉君實襄之云許  
君名完丹徒人劉君名澤濟寧州人正德十年夏五月日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六

記二

二十四

北郡李夢陽記記之日落成日也

明潘鐸修城記

新鄉乃武王封康叔地立邑肇自隋建城始於唐武德間  
歷代修築不可考我朝景泰天順間邑侯楊公清侯公麟  
相繼新之年久頽圯正德辛未流賊倡亂於山東河北蔓  
延滋大枕骸遍野朱殷千里邑人皆危懼適巡撫鄧公璋  
巡按李公元及憲副何公鵬少叅王公溱衛守劉公鐸勅  
修城練兵以備邑耆士以同知張公經請諸公可之公來  
越三日賊至乃率邑人各持器械示以死守賊知有備遂  
遁去公於是量度經營命工立限以築修之城則高二丈

五尺濶二丈有奇池則深濶各一丈有奇築外堤以附池植叢棘其上固大門爲守設小門於外上爲層樓爲弔橋務在經久不爲粉飾計又選精銳民夫時操練無一日忘戰諸公委託爲不負矣卽尹鐸之保障晉陽何加焉事竣邑人感其惠謂宜碑紀其事以文屬予勒之石示後人有所考焉明張元禎建荆隆口河瀆神祠記

黃河下三門孟津而東雖遷徙不常大抵北淤極則寢走而南南淤極則復寢走而北此勢之必然而不可强者斥地以須其定固古人上策然國家運渠國計殊急不容於有所須則夫疏塞隄防之所以備一隅而濟一時者亦奚

可緩哉勢未底於極人衆亦能勝天苟推諉以固然而弗之理如國用何如民生何文山謂父母有疾雖甚不可爲人子無不下藥之理君上之視民自當亦然河流寢南自季周以來久矣乃今勢又將北宏治二年秋原武被決釃流爲三不循故道漫衍四出河南山東兩畿俱罹其患運渠可虞天子震惕南京戶部左侍郎毘陵白公昂啣命往治旣築堤北岸導之南復穿爲縷水門甚多越一載告成未幾復決楊家荆隆等口東瀉運渠如建瓴然安平堤告急再命浙江左布政使華容劉公大夏陞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以繼其任河南按察司僉事濟南張君鼎先以陳

公 預其事至是公復召與謀而善遂薦改布政司叅議以專其職於河偕之道河上下千餘里具悉利害謂黃陵崗安平隄上流且土壤堅實茲不塞安平隄卒難保全孫家渡口又黃陵崗上流茲不疏浚分殺水勢黃陵崗卒難收功疏上詔可功未訖而安平隄決矣七年糧運愆期特詔太監關西李公興平江伯合淝陳公銳督視其役至則一循公畫李公分治安平陳公分治黃陵而公分治孫家渡口八年春三月復以黃陵上流爲荊隆及楊家等六口欲黃陵收功此口亦不宜不 第土性輕脆洪流湍急恐難爲力耳叅議請分萬夫蔴萬觔薪芻十萬束往塞之三公從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六

記二

二十六

其言正月十一日興工夜以繼日裁浹旬六口皆合黃陵崗功以次成三公請於朝勅建昭應龍王廟於黃陵命有司歲時致祭叅議君進秩副使鄉民父老又僉以荊隆口成功之速非神明默佑不能亦創祠三楹以祀河瀆之神馳書幣來屬禎爲記於以著三公協謀深副九重重托憲副君贊化才力特優皆由皇上一德格 天百神效靈之所致實鴻圖萬萬年之徵也禎濫竽詞林職兼紀述不可辭遂誌此云

明李夢陽遊輝縣記

李夢陽曰詩云泌之洋洋可以樂饑予當正德戊辰值春

仲之交而遊於輝縣於是覽蘓門之山降觀於衛源乃登盤山至侯趙之川遂覽於三湖返焉李子登蘓門之山扣石而歌歌曰泉水活活北之流矣有女懷春采彼薇矣山雪修阻暮予何之矣歌竟長嘯響應林谷時人莫測也蘓門山古士率棲焉著者魏阮籍晉孫登宋李之才邵雍元許衡姚樞耳然諸皆有祠祀之獨籍不祀也蘓門有九峯山亦奇絕然其上無泉侯趙川亦無川可恨也太行山至蘓門也峯萬餘數森森若排劍北走中有三峯獨奇而三寺各當一奇有一泉繞之流乃其泉數里觸大石輒入地故不至侯趙川李子曰予觀三湖險矣蓋虎豹之窟而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六

記二

二十七

魑魅所宅也西踞壺關之魏北跨陵川之危東扼林慮上黨而盤山路石岬岬嶮嶮行若登天然過此豁然曠川而四面皆山焉所謂侯趙川也蓋若桃源焉三湖有巨竹菴茂登山西望亭亭緣崖而綠者竹也中湖則有石鏡半規耳而黝瑩能鑒天日山河人物焉豈不異哉中湖寺趙宋號太平興國寺而屬湯陰縣南北湖寺則今人創之者邊寺礪田以千數然故櫟橡礪磊區耳於是寺僧招流人懇之租其人率斬茅菅阻巖崦爲聚落烟火裊裊相雜也輝縣產魚稻偕予行者二人一曰馮貴二曰左國玉左國玉予內弟也內弟生不識山前出陽武行望見山喜以爲

已知其出也益又喜躍馬行懊不卽至李子曰余遊蘓蓋得於山川土俗之別云於是作遊蘓門記

### 明王錫類修城記

萬歷戊寅歲邑侯純菴張公蒞獲明年謀繕城命省祭官張士傑等分督其事城工既完獨門未繕會沁水決罷工辛巳秋門工始旣明年十月父老方崑等伐石徵余言記成事夫獲乘廢缺城所經始暨終歷繕修不可攷以余目覩者敝甚矣其狹則不可騎夷可褰裳而陟坏堞聖飾雨輒損每當使者閱視爲新之秋夏之際遞新遞損且多責之薄城居者不勝其擾近年有議修城者謂寧山衛屯

### 衛輝府志

### 卷四十六

記二

二十八

署當城北北面役宜屯衆贊之屯衆與其長矐然不平而役迄未興乃我純菴公將經始城工先集軍民語曰夫今邑之室而處市而營土而學曲直而訟者軍孰非半于民者而城獨可這也今繕城其屯衆有不共力趨役者有罰籍軍民夫役漏脫者有罰役而怠事者有罰於是乎軍民奔杵雲集聲登登四徹乃爾兩月役完矣視舊週增築五尺高半之夫若干軍民半焉公乃又出贖金市磚爲堞於是狹者濶夷者險屹如煥如而獲有完城矣是役也官不費農不擾民得軍與協而不稱困夫茲所恬然與共役週城者非向矐然不與共北面者哉是寧獨公以威命制之也

良由公視事當屯之人其所與憫恤拯捍與編戶無異以故屯衆悅而趨役卽私室中靡怨言也語曰衆志成斯役之謂 微公何以得 於屯衆也公諱一心字宗道直隸獲鹿人萬歷丁丑進士純菴其別號云

明李戴古酸棗記

吾廩延古酸棗邑也邑以木爲名必爲土之所宜歷觀郊野叢生者有之未有成樹者惟石婆固東嶽廟後遺一株其大合抱其高數丈宛如怪石壁立居民皆不知所從來考斷碑記則稱尉遲敬德奉命董修廟之役曾係馬掛策其上所載業侍御爲崇嶽神顯靈事涉不經姑畧而不談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六

記二

二十九

所云尉遲公舊跡則此必唐以前古樹也故弔古者往往趨觀焉予幼時靜攝村居與表叔兩槐姚公散步其下玩而竒之茲叨轉過里屈指三十載矣兩槐公會飲予問曰古木無恙乎曰翳已十年根之旁登一根亦且拱矣見其質堅而不朽因率高運輩圍牆障之勿使剪伐及也予驚而嘆曰何一百年不壞而壞於今耶昔召伯巡行南國憩甘棠下人愛而不忍傷至今遺跡尙存酸棗非棠然尉遲公古名臣也勲伐不減召伯則此樹當於甘棠埒矣况吾邑以此得名顧可不知愛耶甘棠以人重酸棗又兼以地重則兩槐公之重之也而豈徒哉敬勒數語於石以告來

明李濂遊三湖記

人有言曰河北諸名山固多而惟輝縣山水爲勝輝縣山水固勝而惟三湖 奧爲尤勝三湖信尤勝而獨中湖奇 爲最勝余慕三湖久矣今年春始克來遊聿償夙願云於是作遊三湖記藏諸山寺以附昔賢故事記曰輝縣之西北七十里曰侯趙川四面崇山 業而中悉平疇烟林村墟雞犬相應蓋彷彿桃源焉相傳古時避兵者居此實四塞險阻之區也侯趙川有水北流土人呼爲北流河或者乃謂侯趙川無川誤矣然遊者欲至侯趙川必過十八盤山而十八盤山極危峻石磴仄隘盤旋而上殆若登天然遇不可輿處則徒步行僕夫牽曳以上俯瞰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六

記一

三十

兩崖頗深峭若較諸天壇之十八盤山則此差爲易上矣余晨出百泉書院過午始抵侯趙川少憩巡檢司頃之至中湖寺巖谷幽窈倚崖叢竹數萬竿翠陰蔽日涼颼瑟瑟雖盛夏亭午暑氣不到余坐其下聞竹音如笙簫竽籟心神瀟爽寺中有石鏡半規往聞能照山河人物之影俗稱透靈碑余諦觀之殊昏 與常石等僧曰昔有一上官見此石異之昇以歸至盤山頂忽昏 無覩乃復送至寺云余聞僧言因憶歐陽公作菱谿石記有曰好奇之士聞此石者可以一賞而足何必取而去誠有識者之言南湖至中湖僅三里北湖則倍之濶大宏敞視中湖寺咸弗及乃若各當一峯之奇有泉有竹則三寺同耳中湖寺建於唐中和二年南北湖寺

則元至正間建有碑刻存焉余徧遊三湖昏黑不能返宿  
中湖寺是夕風起撼林木獵獵如秋聲臥不成寐乃秉燭  
起坐賦五言古體四章曩正德戊辰春北郡李公夢陽寓  
汴嘗往遊三湖歸爲余言中湖之盛殿宇壯麗烟火稠密  
僧徒數百人歲穀餘裕則乘騾馬距今三十餘年矣殿閣  
傾圮廟廡毀廢僧死徙殆盡存者僅五六人朝不謀夕余  
怪問其故僧憮然曰比歲不登賦役日繁里甲逃之四方  
邑長吏繫僧完其逋坐是大困余聞而悲之乃私歎曰叢  
林廢興實物理之常無足深慨者徭重而上莫之恤民咸  
棄屋走至僧亦弗能寧厥居此中原安危所關有民社者  
不可不亟爲之所也詩曰不懈於位民之攸暨又曰瘼此  
下民不殄心憂嗚乎安得不懈於位之君子而爲之憂則民  
瘼庶其有瘳乎

明邊有猷包修磚城記

封邑形勝負山帶河地界兗豫南北間在黃池封阜北古  
蟲牢地連衛之衝乃汴之咽喉也舊惟土城一座周圍約  
六七里高弗盈丈規制隘甚正德歲盜賊劉六劉七等猖  
獗直擣茲邑全城幾被屠掠賴大叅秦公及邑侯張公極  
力扞擻賊環城攻數日不克且多被射傷者賊流言再至  
屠封邱已果三至而封設備倍堅時有兵備陳公指授方

客賊不敢復近不惟封民賴以全活汴省實倚爲保障  
向微三公之力又無可恃之險且幾無封矣封民構祠  
之垂六十年談者往往追思不置近我侯李公以東魯俊  
傑早掇巍科來牧茲邑 剔百務秉鑑嚴明境內肅然政  
績足紀者多矣至隆慶壬申春暇登城閱視見其傾圮墮  
落 歎曰此城雖屢經補葺弗克完固守上之臣當思  
捍衛封疆且大河經邑之南全邑生靈守此數尺滑壚封  
邱如坐陷甯豈不殆哉乃堅意包修遂捐俸若干易磚灰  
木石肇起厥功除徵稅廩羨外民間願出金助役者二百  
餘家兼多方設處以藉其用時羣議紛起侯慨然曰愚民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六

記二

三十二

可與樂成而不可與慮始吾爲汝曹建數百年不拔之基  
功成匪細雖怨謗弗恤也卽當道者始嘆之終亦卒從其  
請兩月自南迤北城三面砌成工約及六分而止時維孟  
夏恐妨民務故止至八月初旬乃復築落成於季秋九月  
前後未及半歲大工立就封之民無知愚賢不肖皆感誦  
而歌詠之僉曰張侯秦公守城功在一時尚皆銘勒不朽  
我侯創不世之勲功垂千載後人永賴之可無一言以識  
我侯豐績耶是役也所謂一勞永逸雖一時物力稍 而  
終獲完固故民始築猶有難色迨垂成則自爲毀垣撤壁以  
佐之願 成功使子子孫孫受庇無涯也侯之功化若

此良可頌已頌曰高牙大纛可以威民而不可以懷民黃閣紫殿可以臨民而不可以覆民豈若金城之固可以捍民之艱而壯國之元氣也哉維明疆域畫野分州設險守國以防鼠偷凌弱暴寡肉食是憂銓我賢牧來蒞平邱衛國庇民籌畧萬端高城巖石滄若雲烟工成五月四維盤山金根鏐角翠頂碧腹佳氣葱籠下有淵谷岡巒齒列刀鋸巖巖劼敵膽寒勢壓山川功維伊何我侯之艱障河禦寇需此萬年萬年紀蹟人誦家傳

明邊之靖置學田記

邑有學奚學學道也學有士奚事尚志也學道則不憂貧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六

記二

三十三

尚志則不欲取非其有則學又奚以田爲田又奚以學爲鳴呼鬻販傭工士不可兼而惟農則可兼賓祭 殮土無所

而田則其所需以故夫子適衛富之教之而子產治鄭植焉誨焉泊今千百世獨艷稱耕讀二字競以爲美談噫學惡可以無田田又惡可以無記也此邑侯翔溟張公記學田意也而匪止此也周禮司徒掌建土地畿疆因五物而施十有二教三德六行均甸井牧祗庸孝友師保氏職實互成士農亦非截然分而爲二如涅素燔淖之異處者且土方求志蓬華游心道德之場馳志仁義之圃胸羅萬有目無千駟乃域域苦貧佔暉無他技術拮据俯仰間能無

妨學業乎公一曰願額謂學三師曰本庠舊有學田歲租籍之督學使者士有緩急必以上請乃獲申郵往來旬月士方在涸轍中而乃邀西江水以活之寧有裨乎乃出俸金置學田二頃皆膏沃也田在城之東北二十五里柳固社區凡五其所易地爲鄉民王正色地租歲入可百石貧士一切脯修牲獻饗殮羔雁之需不時取給尤簡其力數矜行破額給之養其廉耻且囑兩學博公其賚予防其侵牟嘗與二三僚友自矢卽以桔槔小潤必欲士子沾漑實惠勿徒賣名聞之於上且使嚮其利者德已也蓋公銅鏹世家幼負氣節脫穎鬻官舉尙書登第視篆吾封乃翁

衛輝府志

卷四十六

記二

三十四

酣墳典樂賑好施公實味世烈咀清芬 膏渥所在沈肌洽髓云公減賦輕徭申冤抑釐垢弊黜好黨諸政績非於學於田者茲記未載唯是辛亥歲嘗貸民田牛種起瘠羸貧民獲嘉粟又於河堧沙岸躬履隴畝勸課折除稅無虛徵民無曠土茲復課文學校大賚善人恢宏志士之氣挺皎拔俗之標在醜不爭絕跡千里固人所自振厲養之不自上始哉今夫一郡風俗視士士之廉貪視養茲田也固欲以石儲之積維士一綫之良尤欲士以艱貞之養維齊民禮義廉耻於不滅也士其勗哉蓋嘗論之廣輪 衍盡鑣結駟之儔負薪衣鶉則大冠縫掖之侶乃人所 實

在此不在彼士守嚴一介識眇萬鍾其所處以爲嘗亦在  
此不在彼此又奚足圍多士罄公績哉公今方執醕禮耆  
舊豎坊表增俎豆繕幕壇表忠貞淳化殷流滄海一粟一  
公餘澤所波及耳唯是錙積寸膏必令士沾實惠謀之必  
盡籌之實遠令誦法孔孟者得壹意道術專力問學處則  
幽貞達不變塞此之培養篤育不大有造於封土也耶迺  
於是乎記